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 郭本禹 主编

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

儿童精神分析

[奥地利] 梅兰妮·克莱茵 著
马向真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郭本禹 主编

儿童精神分析

[奥地利] 梅兰妮·克莱茵 著
马向真 译

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童精神分析/(奥)克莱茵著;马向真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6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ISBN 978-7-303-20037-5

I. ①儿… II. ①克… ②马… III. ①儿童—精神分析
IV. ①B844.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6573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ERTONG JINGSHEN FENXI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刷: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730 mm×980 mm 1/16

印张:16.75

字数:285千字

版次: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策划编辑:陈红艳

责任编辑:齐琳 张凌敏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民

责任印制: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目 录

第一部分 儿童分析技术

第一章	儿童分析的心理学基础	3
第二章	早期分析技术	15
第三章	6岁女孩的强迫神经症	32
第四章	潜伏期儿童分析技术	52
第五章	青春期儿童分析技术	71
第六章	儿童神经症	84
第七章	儿童性活动	98

第二部分 早期焦虑情境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第八章	俄狄浦斯冲突的早期阶段与超我的形成	109
第九章	强迫症与早期超我的关系	130
第十章	早期焦虑情境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153
第十一章	早期焦虑情境对女孩性发展的影响	168
第十二章	早期焦虑情境对男孩性发展的影响	206
附录一	儿童精神分析的范围和限制	239
附录二	注解	243
附录三	人名翻译	246
附录四	参考文献索引	249

第一部分 儿童分析的心理學基础

第一部分 儿童分析技术

第一章 儿童分析的心理学基础^①

3

精神分析致使儿童心理学有了新的面貌。精神分析的观察资料告诉我们：在儿童很小的时候，他们便能体验到性冲动（sexual impulse）和焦虑以及强烈的失望感。儿童无性（asexuality）和儿童的天堂这些观念已经不复存在。这些结论是从对成年人的研究和对儿童的直接观察中获得的，并且通过对小小孩的分析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和补充。

让我以一个例子开始，这个案例描绘了我如何从这些早期分析中学会去了解小小孩的心智世界。我的患者丽塔（Rita）在她2岁9个月时开始接受治疗。在第一年治疗结束前，她都更加偏爱自己的母亲，而在治疗结束后，她更加明显地偏爱自己的父亲，同时对母亲非常嫉妒。例如，在她15个月时，她曾不断渴望能和父亲一起单独待在房间里，能够坐在父亲的膝上和他一起看书。在她18个月的时候，她的态度再一次发生转变，母亲重新成为她最喜欢的人。也就在这时，她开始出现夜惊以及害怕小动物。她变得越来越依赖母亲，并且强烈地不喜欢自己的父亲。在她刚满3岁时，她变得更加矛盾和难以管教，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她2岁9个月，最后，她被带到我这里进行分析。那时候，她有非常明显的强迫症（obsessional neurosis）。她表现出强迫性的仪式动作，并且摇摆于“伪装好”和无法管束的“顽皮”两种状态之间。她经常会出现喜怒无常的攻击行为，这些都是忧郁型抑郁障碍（melancholic depression）的征兆。另外，她有严重的焦虑，游戏中非常克制、拘谨，缺乏承受任何挫折的

^① 本章是对我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of Early Analysis*, 1926, 《克莱茵全集 I》（*The Writings of Melanie Klein, Volume I*））这一著作中观点的拓展。

能力以及过度忧虑。这些问题导致这个孩子很难管教。^①

4 丽塔的案例清楚地表明，在她 18 个月时出现的夜惊是她面对俄狄浦斯冲突所出现的神经症现象。^② 她体验到的焦虑和愤怒（最终被证实是她夜惊的重复和延续），以及她存在的其他问题，都和她在早年的俄狄浦斯冲突中体验到的强烈罪疚感（guilt）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通过参考另外一个案例，我开始考虑这些早期的罪疚感所包含的内容及原因。楚德（Trude），3 岁 9 个月^③，在对她进行分析期间，她总是喜欢在夜间我们都睡着的时候玩假扮游戏（make believe）。她会从房间的另一个角落（在假扮游戏中是她的卧室）轻轻地靠近我，然后用各种方法威胁我，如她会假装刺我的喉咙、把我扔出窗外、让我燃烧、把我带去警察局等。她会想要把我的手和脚绑起来，或者将沙发上的毯子掀开，说她要在上面大便（Po-Kaki-Kuki，译按，小孩大便用语）。后来我
5 发现，原来她想要表达的是，她想要窥视她母亲屁股里面的大便，也就是楚德想象中的小孩。有一次她想要打我的肚子，并且声称要把我的大便（A-A's）拿出来，让我变得贫穷。之后她抓起抱枕（通常被她用来代表小孩）躲到沙发后面。然后，她缩起身子躲到角落里并露出惧怕的表情。她会把自己掩盖起来，吮吸自己的手指并小便。只要每次攻击我，她就会重复这整个过程。每一个细节都和她在床上的行为一致。在不满 2

① 丽塔直到 2 岁还和父母共用一间卧室，分析显示她目睹了原初场景（primal scene）。当她 2 岁时弟弟出生了，这一事件是她神经症的发病原因。她的分析持续了 83 次，是一个未完成的分析，因为她随父母搬到国外去了。在主要部分，她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焦虑降低了，强迫式的礼仪也不见了，忧郁症状以及无法承受挫折的现象已经被很好地控制住了。分析减轻了她对母亲的爱恨情绪的同时，她与父亲及弟弟的关系也改善了。丽塔教养上的困难也减少了，并恢复正常。结案几年之后，我得以亲眼目睹分析带来的久远影响，我发现她成功地进入了潜伏期，她在智力及人格上的发展皆令人满意。但当我再见到她时，我认为她若能持续接受分析会更好。在她的整个人格与本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强迫特质的痕迹。在此脉络下，我必须提醒：丽塔的母亲罹患严重强迫式神经症，因此一开始她对孩子的态度就是爱恨交织的。对丽塔的分析的一个正向改变是母亲改善了对她的态度，尽管如此，母亲的态度还是对孩子的发展有严重的伤害。毋庸置疑，若丽塔的分析能持续到结案，那么她的强迫特质可进一步被移除，她能更有效地对抗神经症和导致她罹患神经症的生活环境。分析七年后，我听丽塔的母亲说丽塔的发展情况一直令人满意。

② 在第八章中，我会给出充足的理由阐释为何我认为在俄狄浦斯冲突的早期阶段，情绪已经找到了相应的表达方式。

③ 这里以及本书其他地方给出的年龄都表示儿童在开始接受分析时的年龄。

岁的时候，她开始出现非常严重的夜惊，她会不断跑进父母的房间，并且无法告诉父母她想要什么。在分析了她的遗尿、遗粪是为了攻击父母亲的性交（coitus）之后，她的症状就消失了。楚德还幻想过要夺走母亲腹中的孩子，杀了母亲，并且代替母亲与父亲进行性交。在楚德2岁时，妹妹诞生了。这些在2岁时的恨和攻击冲动使她强烈地固着（fixation）在母亲身上，引发了严重的焦虑和罪疚感，这些焦虑、罪疚感以及其他一些事情都在她的夜惊中得以表达。因此我得出结论：小小孩早期的焦虑和罪疚感来源于自身的攻击倾向，而这种倾向与俄狄浦斯冲突有关。^①在分析中，当楚德清楚地呈现出以上我所描述的行为时，她都会想尽办法在每次来进行分析会话前伤害自己。后来的分析证实，那些她用来伤害自己的物体，如桌子、橱柜、火炉等，都与她原始及婴儿期的认同（identification）相符，象征着曾惩罚过她的父亲或母亲。^②

6

回到第一个案例，我们发现丽塔在2岁前就对每一个小错误感到非常自责，也对大人的责备过分敏感。例如，有一次父亲开玩笑地用图画书里的一只熊威胁她，她便放声大哭。让她真正认同这只熊的原因是害怕父亲对她不满。她在游戏中的压抑源于她的罪疚感。当她只有2岁3个月时，她经常和她的洋娃娃玩，这个游戏给她带来些许的愉悦，她还在游戏中反复宣称自己不是洋娃娃的母亲。分析显示，她不被允许扮演洋娃娃的母亲，因为玩偶代表的是弟弟，而她曾想在母亲怀孕时夺走这个弟弟。然而，这个禁令并非来自丽塔真实的母亲，而是来自她内射的母亲

^① 本章的依据是我于1926年所写的文章《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在该文中，我已经表示憎恨和攻击倾向常常是罪疚感的基本原因与基础，我在之后的其他文章中也用了许多新的证据来支持我的意见。1929年，在牛津的年会上发表的《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 1930, 《克莱茵全集I》）中，我做了更仔细的描绘。我说过：“只有在俄狄浦斯冲突的晚期，反对力比多冲动（libidinal impulse）的防御机制才会出现。在早期阶段，防御机制所对抗的是摧毁冲动（destructive impulse）。”这一假设和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 1930）一书中所下的结论一致。在书中，弗洛伊德说：“若然，归根结底只有攻击被压抑，然后被转化为罪疚感而成为超我的一部分。我确信如果有关罪疚感来源的精神分析的发现被局限于攻击本能的话，则许多历程的解释会变得更简单、更原始。”（S. E. 21, p. 138）在书中下一页他继续说：“现在提出以下这个命题似乎是合理的，当本能的趋势被压抑时，它的力比多元素则会导向症状，而其攻击的部分则变成罪疚感。”

^② 一些哀怨的特质以及易跌到或受伤的倾向常常是小小小孩的共通点，根据我的经验，这些也都是罪疚感的结果。

——一个远比现实中对待她更加严厉和残酷的母亲。丽塔 2 岁时发展出了另一个症状——强迫症，表现为睡觉前耗时很长的一些仪式性行为。仪式的主要内容是她必须被紧紧地包裹在被褥里，否则老鼠或是她称为“*Butzen*”（阴茎）的东西就会从窗户跑进来，咬掉她自己的“*Butzen*”。^① 她的洋娃娃也必须被包裹起来，并且这种双重的仪式变得越来越精细、复杂和冗长。每一点迹象都表明，她的意识已经充满了无法控制的强迫态度。在分析过程中，有一次她把玩具大象朝向洋娃娃的床放着，以防止洋娃娃起床并跑到父母的卧室里“对他们做一些事情或者从他们身边取走一些东西”。这只大象代表了她内化（*internalize*）了的父母的角色。在她 1 岁 3 个月到 2 岁时，她曾经希望取代母亲的位置和父亲在一起，抢走母亲体内的孩子，并伤害和阉割（*castrate*）父母，这时她就会感受到内化父母施发的禁令性影响。现在，丽塔的强迫仪式的意义变得越来越清晰：在床上把自己包裹起来是为了阻止自己半夜起床并执行对父母的攻击欲望。然而同时她也设想那些欲望会使父母对她施行相似的攻击进行惩罚，因此，被紧紧地裹起来是一种对抗攻击的防御（*defence*）机制。例如，攻击可能来自于“*Butzen*”（父亲的阴茎），会伤害自己的性器官并咬断自己的“*Butzen*”，以此作为对自己企图阉割父亲的惩罚。在这些游戏中，她常常会惩罚自己的洋娃娃，然后突然变得愤怒与恐惧，这显示她同时扮演了两部分的自己，即施加惩罚的权威和被惩罚的小孩本身。

这些游戏也证实了这种焦虑不仅涉及孩子现实中的父母，更是特别地指向孩子内化了的过分严厉的父母。这种情形与我们所说的成人的超我相符。^② 最显著的标志是当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达到顶峰并衰退之前，也就是这一持续多年的发展历程的最后阶段。早期分析显示，俄狄浦斯冲突最早始于婴儿 6 个月时，与此同时，儿童开始建构自身的超我。

^① 丽塔的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显示在她一连串的症状中，也呈现在她的人格发展中。她的游戏也清楚地呈现出她对父亲的强烈认同，并害怕掉入男性特质里，这种恐惧来自她的阉割情结。

^② 我认为，儿童最早出现的自我认同已经可以被称为超我，支持这一观点的原因会在第八章给出。

我们也发现，即使很小的孩子也感受到了罪疚感的压力，我们至少有了一个可以据此分析小小孩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尽管如此，我们还缺失成功治疗小小孩的其他条件。首先，他们与现实的关系很脆弱；其次，他们显然缺乏接受分析的动力，因为他们通常不觉得自己生病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还不能提供或不能提供足够的口头言语自由联想（association），而这却是对成人进行分析治疗的最主要的工具。

让我们先由后一个对象谈起。在第一个案例中，婴儿与成人心智的极大不同使我了解到如何引发儿童的自由联想，并理解他们的潜意识。这些儿童心理学的特质为我提供了游戏分析的基础，并使我发展出了游戏分析技术。通过玩耍和游戏，孩子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幻想、欲望以及真实的体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利用了从种系发生中获得的同样古老的表达模式，就像我们熟悉的梦的语言。我们只有通过弗洛伊德所教的解梦的语言的方式，才能全面理解儿童的语言。象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想正确理解在诊疗室中儿童的游戏和他的整个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只挑选出游戏中单一的象征意义，即使这些象征通常非常醒目。我们必须考虑梦境中的所有机制和表达方式，而绝不能忽视每一个因素和整体情境的关系。儿童的早期分析一再显示，一个玩具或游戏常常会具有很多不同的意义，我们只有在考虑了广泛的联结以及整体分析情境之后，才能推论并诠释它们的意义。例如，丽塔的洋娃娃有时代表阴茎，有时代表她从母亲那里偷来的小孩，有时又代表自己。我们只有从诠释最小的细节入手，把这些游戏元素带入与儿童罪疚感的真实联结中，才能完成全面的精神分析。儿童在一个分析阶段中呈现出的千变万化的游戏内容，乍看之下常常是无意义的，他们可以一会儿玩玩具，自己和玩具一起扮演某些角色，一会儿又会回到玩水的游戏中去，可以一会儿剪纸，一会儿又开始画画。儿童如何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要改变游戏内容以及选择什么来表达游戏的内容——如果我们按照分析梦的方式来解释它们，那么这些事情看起来都会有一定的条理而且会变得有意义。儿童常常会在游戏中表现出和他们刚刚告诉我们的梦境相同的内容，或者会在随后的游戏中带入对梦的自由联想。游戏是儿童最重要的表达媒介，如果我们利用这种游戏技术，就会很快地发现儿

童对游戏中某些单独元素的自由联想并不亚于成人对梦中某些单独元素的自由联想。对于受过训练的观察员而言，这些单独的游戏元素都是分析指标。小孩在玩游戏的同时也在说话，他们说的所有内容都是很有价值的真正的自由联想。

令人惊讶的是，儿童有时会很快接受这种诠释，甚至能准确无误地表达出他们这么做的愉悦。这可能是由于在儿童心智中的某些层面上，意识与潜意识间的交流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所以回溯至潜意识更简单。诠释常常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即使它们尚未进入意识中。这种影响在儿童自身以下列方式显现出来：它们能够使儿童回到因为抑制（inhibition）而停止的游戏中去，改变并拓展游戏内容，将心智的更深层次显示出来。当焦虑被解决，玩游戏的欲望就会恢复，与分析师的接触也会被再次建立。由于诠释释放了孩子用于维持压抑的能量，所以对游戏的新兴趣会被激发出来。另外，我们有时也会碰到难以克服的阻抗（resistance），这通常意味着我们已经触及儿童心智中更深层次的焦虑和罪疚感。

儿童在游戏中所采用的古老及象征性的表征（representation）与另一种原始的机制有关。在游戏中，儿童更倾向于行动而不是语言表达。他们用行为代替语言和思想，也就是说，见诸行动（acting out）对儿童来说是最重要的部分。弗洛伊德在《一个婴儿期神经症的历史》（*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一文中写道：“基于神经症儿童的分析必须要更加值得信赖，但是其要素不能太丰富；过多的语言和想法被加诸儿童，即便最深的层次仍可能无法渗入意识层面。”^①如果我们将成人的精神分析技术应用在儿童患者身上，可以确信的是，我们无法进入那些最深的层次，然而儿童和成人一样，精神分析成功与否及其价值依赖于这些最深的层次。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儿童心理学与成人心理学的不同（事实上儿童的潜意识仍然很接近其意识，并且其最原始的冲动常伴随着高度复杂的心理过程在运作），并正确地掌握儿童的表达模式，那么所有的缺点和不足都会消失，并且会发现我们可以像对待成人那样对儿童进行深入、彻底的分析。事实更是如此。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我们可以回溯儿童的经

^① S. E. 17, p. 8.

驗及其固着點，而這些內容在對成人進行分析時通常只能被重新建構，反之，兒童會把即刻的表征（immediate representation）展示給我們。^①

在1924年薩爾斯堡年會前發表的論文中^②，我提出了一個論點：每一種形式的遊戲活動背後都隱藏着一個自慰幻想（masturbatory phantasy）的釋放過程，它維持着兒童的遊戲動機；這一過程以重複—強迫行為的形式，構成了在兒童遊戲及其隨後的昇華（sublimation）中的基本防禦機制；遊戲和表現中的拘謹則來自於對那些幻想的過度壓抑，並且它將出現在兒童整個富有想象力的生活經歷中。與兒童自慰幻想有關的是一直伴隨着他們的性經驗，他們在遊戲中找到了表達和發泄的方式。在這些再次出現的經驗中，原初場景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它在早期分析描述中通常佔據着最顯著的位置。通常，只有在做了很多分析以及原初場景和兒童的性趨勢被充分揭露之後，我們才能接觸兒童前性器期的經驗（pre-genital experience）和幻想表征。例如，4歲3個月的露絲（Ruth）在嬰兒期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忍受飢餓，因為母親沒有足夠的乳汁。在遊戲時，她常常將水龍頭稱作“牛奶龍頭”（milk tap），她解釋說牛奶正流進“嘴巴”（廢水管的口）里，但是只有一點點可以流進去。在無數遊戲和假扮遊戲中，以及她整個心智態度中，她都表現出了未被滿足的口腔欲望（oral wish）。比如，她常常宣稱自己很窮，只有一件外套，沒有足夠的食物等，而這一切都與現實不符。

在6歲的強迫症患者厄娜（Erna）的案例中，她的神經症主要是由如廁訓練導致的。^③ 在分析中，她以極其詳盡的方式向我展示這些經驗。例如，她把一個洋娃娃放在一塊積木上，讓這個洋娃娃在一排仰慕它的洋娃娃面前排便，然後她會重複這一相同的主題，但是這一次我們要自己來扮演其中的角色。我必須扮演一個弄髒自己的小嬰兒，而厄娜是嬰兒的母親。她欣賞並愛撫着這個嬰兒，然後她突然變得憤怒，扮演了一個虐待孩子的嚴厲管理者的角色。她正借此向我描述自己在童年早期開

① 早期分析對精神分析治療而言是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因為兒童能夠以很直接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潛意識，不僅能體驗到情緒上的釋放，而且能在分析中體驗原初場景，因此，借由詮釋的幫助，固着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得以解決。

② 未出版。

③ 厄娜的案例會在第三章進行詳細描述。

始接受幼儿园训练时的感受，并且她相信自己正在失去婴儿时期享有的很多关爱。

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我们不能因为重复—强迫（repetition-compulsion）行为而过于强调见诸行动与幻想的重要性。当然，小小孩大多数会使用见诸行动，但即使年长一些的人也经常会依赖这种原始的防御机制。见诸行动所获得的愉悦感使分析持续，但是不应该本末倒置。

11 当分析开始且小患者的一部分焦虑已由诠释得到解决之后，儿童会体验到一种释放的感觉，这种现象常常在前几个阶段之后出现，并且这种感觉会使分析继续进行。因此，即使到目前为止患儿还没有被分析的动机，他也已经对分析的作用和价值有了一定的感知。这种被分析的动机和成人对自身疾病的感知一样有效。儿童会通过接触现实去检验，他们的这种洞察能力是以前我们不会期盼在小小孩身上出现的。从这一点来看，儿童与现实的关系需要我们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看到，儿童与现实的关系一开始是很微弱的，而分析可以使其强度逐渐增加。例如，小患者会开始区分他在游戏中扮演的母亲和他现实中真正的母亲，或者区分玩偶兄弟和真实兄弟。他会强调自己只会对玩偶兄弟做这些以及他非常爱真实兄弟。只有当这些强烈而顽固的阻抗被克服之后，他才能看见自己的攻击行为其实是针对现实世界中的客体。但是，当他了解这些之后，即使年龄小，他也会在现实的适应上取得重要进展。就像我那位3岁9个月的小患者楚德，她在只进行了一次分析疗程之后就与母亲出国了。6个月之后，她又重新开始接受分析，但是很长时间之后她才提到在旅行中所看、所做的事情，而且是和一个梦有关的部分：她和母亲回到了意大利的一家她知道的餐馆，服务员没有给她蓝莓酱，因为他们卖完了。^①除此之外，对这个梦的解释显示，她还没有克服断奶造成的痛苦以及对妹妹的嫉妒。鉴于她向我报告了很多显然不重要的日常琐事，也不断地间接提到自己6个月前在第一

^① 这是一个惩罚式的梦境。它被证实来自于死亡愿望，而死亡愿望源于她的口腔挫折（oral frustration）和直接针对妹妹与母亲的俄狄浦斯情境，伴随而来的是从这些死亡愿望中衍生而来的罪疚感。对年幼儿童梦境的分析已经告诉我，在梦境中不只是欲望，来自于超我的反倾向（counter tendency）也是一直存在的，即使在最简单的愿望式梦境中，罪疚感也会以潜在的方式显现出来，这一点丝毫不亚于游戏。

次分析中的一些小细节，她提及自己的旅途的唯一原因是一个挫折经验的巧合，并且和她起源于分析情境中的挫折有关，否则她对这次旅行毫无兴趣。

神经症儿童不能很好地承受现实，因为他们无法承受挫折。他们通过否认现实来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对他们未来适应现实的能力起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的，是他们是否有能力承受那些源于俄狄浦斯情境（Oedipus situation）的挫折。同样，对于小小孩来说，过分强烈地拒绝现实（经常隐藏于表面的顺从和适应之下）是神经症的一个指标，它只是在表达形式上与成人逃离现实所引发的神经症不同。因此，早期分析的结果之一应该能够帮助儿童适应现实。如果可以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当儿童能承受现实带来的挫折时，他们在其他情境中遇到的困难就会减少很多。

12

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我们的介入角度必须要和成人分析有所不同。在第一个案例中，我们选择了一条穿越自我的捷径，由此潜入儿童的潜意识中，然后同时从那里渐渐地接触她的自我。施压在小小孩身上的超我要比成人沉重得多，通过减少超我的过度压力，我们强化了自我并帮助其发展。^①

我之前提到过对儿童的诠释带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并描述了如何在许多方面观察到这些效果，如游戏的扩展、移情（transference）的强化及焦虑的降低等。尽管如此，儿童有时候似乎并未有意识地运作这些诠释。我发现这一任务在稍后才得以完成，它随着儿童自我发展和对现实适应能力的增长而逐步发展。性觉醒（sexual enlightenment）的过程也与此相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儿童精神分析只是在将儿童游戏中的素材与性理论以及儿童的出生幻想相联系。只有移除与之相对立的潜意识阻抗，性觉醒才会渐渐跟上。就像对现实的完全适应一样，彻底的性觉醒是完整分析的结果之一。如若未达到此结果，则分析不算完成，也无结案可言。

同样地，因为儿童的表达模式不尽相同，因此分析情境也会随之而

^① 在分析结束后，儿童无法像成人那样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但精神分析会极大地帮助他更自由地发展，以及在现实环境中生活得更好。另外，儿童神经症的移除常常会弱化环境适应的困难。我的经验是一旦分析开始，母亲的神经质反应方式也会减弱，因此可为儿童带来正向的改变。

13 异，但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分析原则是相同的。连续的诠释、循序渐进地处理阻抗、不断回到与早期情境有关的移情（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建立并维持了一个正确的、不亚于成人的儿童分析情境。达到这一成就的必要条件是，分析师必须像对待成人患者那样，不要对儿童施加任何非分析和教育的影响。与在成人分析中一样，分析师要控制好移情，这样才能在分析情境中看见儿童堆积的症状和困难。这会导致儿童重新呈现早期症状、困难和顽皮行为，如他们会再次尿床，或者在与之前某一情境相似的特定情况下，会开始像一两岁的婴幼儿那样说话，尽管他们已经三四岁了。

由于新获得的知识一开始是在潜意识中运作的，因此儿童并不会立即修正自己和父母的关系，这种发展首先以情绪化的方式出现。根据我的经验，逐渐地获得这些知识能使儿童感到安心，使他们和父母的关系得到显著改善，与此同时会获得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更容易被教养。通过分析，超我的要求变得适度，自我由于受到较少的压迫而变得更强大，因此更容易执行超我的要求。

当分析继续进行，儿童会渐渐地以批判式的拒绝取代压抑的过程。在后面的分析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儿童与曾掌控他们的施虐冲动（sadistic impulse）变得十分疏离，同时他们对不认可的诠释表达了最强烈的阻抗，有时还会嘲笑这些诠释。^①例如，我听过非常小的孩子开玩笑说他们曾经真的很想吃掉他们的母亲或者把她切成碎片。伴随这些变化，罪疚感得以减轻，使之前完全被压抑的施虐愿望得到升华。结果是游戏与学习中的抑制被移除，一些新的兴趣和活动也随之出现。

14 我在本章重新描述了早期分析的技术，因为这些技术是分析方法的基础。由于小小孩心智的独特性常常会强有力地持续到长大后，我发现这些特殊技术在治疗大一些的孩子时也是不可或缺的。当然，另外，大一点孩子的自我的发展更完整，因此应用到学龄期或青春期（puberty）

^① 当超我变得不那么严厉时，儿童会发展出幽默感。我想，这一观察证实了弗洛伊德有关幽默本性的理论，他认为这是友善超我的影响。弗洛伊德在《幽默》（*Humour*, 1928, S. E. 21, p. 166）一文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最后，如果超我尝试通过幽默来安慰自我并使其免受痛苦，这与父母代理机制（parental agency）的根源并不冲突。

儿童身上时，那些特殊技术必须要加以修饰。由于这一主题会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做更详尽的描述，因此我在这里只做简要说明。至于修饰过的特殊技术更接近早期分析还是成人分析，则不仅取决于儿童的年龄，还取决于个案中的特殊人格特征。

总而言之，以下原则是针对所有年龄阶段患者的治疗技术的基础。由于儿童和年轻人的焦虑程度比成人更严重，因此我们必须获悉他们的焦虑和潜意识中的罪疚感，并尽快建立分析情境。在小小孩身上，这种焦虑通常以焦虑发作（anxiety attack）的方式找到出口；在潜伏期，则更多地以不信任拒绝（distrustful rejection）的方式呈现；在情绪强烈的青春期，焦虑再次变得严重，随着儿童自我的发展，会频繁地用挑衅和暴力的方式在阻抗中表达出来，这一情形可能很容易造成分析中断。对于任何年龄阶段的小孩而言，若从分析开始就能系统地处理并解决负向移情（negative transference），那么某些焦虑能够很快被释放。

但是，为了能够接近儿童的幻想和潜意识，我们就要受小小孩和大小孩所使用的间接象征性表征（symbolic representation）的引导。一旦儿童的幻想因为焦虑程度的降低而变得更加自由时，我们不仅接近了儿童的潜意识，还更大程度地调动了儿童表达^①幻想的方式。这即使对于那些从开始所呈现出来的游戏素材就和幻想完全无关的案例而言，也是有帮助的。

最后，我将对本章的内容做一个简要的总结。由于儿童心智的本质发展水平较低，我们有必要找到一种适合儿童的特殊分析技术，并且我们在游戏分析中找到了这种技术。通过游戏分析，我们得以接触儿童被压抑最深的经验和固着，因此对儿童的发展也会有根本的影响。然而，这一分析方式与成人分析的不同之处仅在于技术而非原则。对移情情境和阻抗的分析，对早期婴儿遗忘和潜抑（repression）影响的移除以及对

15

^① 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那么我们就敢说语言是分析的工具——只要儿童已经会说话。我们之所以在长期的分析之后还无法使用语言联想，并不只是因为小小孩无法自在地讲话，还因为他们所承受的那些生活焦虑只允许他们使用一些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因为玩具和行动是儿童表达自己的最原始的表征，因此我们必定无法单靠语言来深入分析。尽管如此，我相信对任何年龄阶段的儿童而言，分析都不能说是真正结束了，除非他们已经有了完全的表达能力，因为语言是与现实接触的桥梁。